

忆情



糍粑香,年味浓

平江县向家镇新石小学 赵光

腊月一到,母亲便开始准备打糍粑,这是她最看重的年俗。她从米缸中取出新糯米,用清冽井水浸泡一夜,次日上甑开蒸。锅中水汽升腾,从甑底隙缝长驱直入,温柔包裹每一粒米。待糯香盈满灶房,母亲掀开盖子,用大锅铲将熟透的米饭装盆。

父亲早已将石臼滚到地坪,洗净白窝,抹上菜籽油。热腾腾的糯米饭倒进白窝,他和金叔各执木槌,高高举过头顶,你一下我一下狠狠地砸进去。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声响在村子上空回荡,富有节奏而雄浑有力。舂糍粑讲究齐心协力,讲究配合密切,讲究快、准、稳、狠,这样糯米才能舂得均匀,打得瓷实。

糯米饭团经不住几番捶打,便彻底“投降”,米粒释放出无穷黏性,互相抱团融合。越到后

面,木槌被糯饭粘住,捶打便特别费力。父亲和金叔脱下棉袄,额头沁出细密汗珠。母亲蹲在一旁,双手在盛水碗中打湿,迅速将粘在槌上的糯饭撸下。减了负的木槌砸得更加沉稳有力,仿佛要把年节的欢乐和美好期盼全捣进糍粑里。

一盏茶的功夫,糯米饭在棒槌捶打下,像变戏法般成为又细又软又黏的糯团。母亲用双手从白底捧出糯团,放在灶房案板上,用手掌按压成厚约五六公分的饼状,或圆或方,率性随意。有的放入圆形木模,底部反刻着“福禄”“吉祥”的祝福语。待糍粑干了点上丹色,便作为节礼馈赠亲友。

糯团阴干一两天,由软变硬,母亲用菜刀切成条状,再切成一个个糍粑块。为防风干开

裂,她把糍粑浸入井水中,勤换水可保存至来年开春。

糍粑可烤可煎可炸,各具风味。炭火上烤得圆圆鼓鼓,蘸点白糖,清香扑鼻;文火慢煎至两面金黄,撒上红糖,外焦里嫩,甜香滑糯。这是老家团年饭的头道菜。而岁末清晨的甜酒冲蛋煮糍粑,更是年味极致:甜酒煮开时投入糍粑块,煮软后淋入蛋花,加些许白糖,入口清香甜润,暖意瞬间从舌尖漫遍全身。

如今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传统手工,但那石臼的捶打声、灶前的忙碌身影、碗中的暖甜滋味,依然深植记忆。

吃着甜酒糍粑,年,就更近了。那袅袅炊烟中升腾的,是说不尽的乡愁,化不开的亲情,还有中国人骨子里对团圆最执着的守望。

生活

拥抱阳光

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年贵

历经了冬日的严寒,我异常向往阳光。世间的草木需要阳光滋养,而此刻的我,更需要用它来驱散心灵的阴霾,温暖那颗几近冰封的心。于是,每见晴日,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抱阳光。

搬一把靠椅放在阳光下,坐在椅子上,两腿自然分开,双手搭在扶手上,身子斜靠椅背,微微仰头,仿佛在迎接天空赐予的珍宝。其实,我等待的只是倾洒而下的阳光。像龟裂的土地渴盼甘霖,我期待着光落在身上。

阳光似乎知晓我的心意,毫不吝惜地奔涌而来,将我整个人笼罩其中。光打在脸上,灌进脖颈,透过衣衫,轻吻着我的肌肤。我贪婪地吸收着这温暖,舒展身体,任阳光如涓涓细流汇入毛孔。

心里渐渐亮堂起来,暖意如潮。连日的阴雨冰雪在心中积下的寒意与倦怠,此刻都被阳光一一涤荡。沐浴着暖暖的阳光,我仿佛泡在温泉里,酸痛渐渐消散,连淤堵的关节也通畅起来。半躺在光中,如漂浮于暖流涌动的海洋,被阳光托举着,飘向某个渺远的远方。

渐渐地,我身上积聚的热量越来越多,身体也开始发热,仿佛与阳光融为一体。光在血液里流动,在呼吸中起伏,我好似也成了光的一部分——明亮、澄澈,能融化寒冷,也能照亮角落。

当日影偏移,我便将椅子向前挪动一点,继续拥抱这份温暖。时光静静流淌,在这与光相拥的片刻里,我触摸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暖意。阳光不仅落在身上,也落在心里,告诉我:再漫长的冬季,也终将被温暖的坚持消融;再厚的阴霾,也抵不住光的穿透。

暮色渐浓,我起身离开,却将满身阳光收进心底。这份光,足以照亮许多未晴的日子,让心灵永远保有一片晴空。

生活

赶一场腊月集

□ 李 小 碧

过了腊八,年的脚步声便真切起来。在乡下,年味总是最先从腊月集漫溢开来。

赶年集是件大事。村人早早吃过饭,换上干净衣裳,从各条土路汇向七八里外的镇子。路上人流络绎,空气干冷却充满暖意。

离镇子还有一里地,声浪便先迎过来。走上镇头石桥,眼前豁然一亮——窄长老街两边密匝匝摆满摊子,各色棚布连成起伏的顶,吆喝声、还价声、招呼声灌满耳朵,热闹得让人发懵却又欢喜。

集上货物比平日鲜亮数倍。最惹眼的是那片红:春联、年画摊子红彤彤一片,“连年有鱼”的胖娃娃咧着嘴,门神秦叔宝、尉迟恭威风凛凛中透着喜气。

吃食摊总是人气最旺。油锅里的麻花、油糕翻滚膨胀,芝麻糖、花生糖“叮当”作响,风干鸡鸭、腊肉、糕饼的热香缠在一起,吸一口都觉得饱足。

孩子们专盯新奇玩意:泥捏的孙猴子涂着鲜艳色彩,风车哗啦啦转成彩色圆圈,吹糖人摊前总围得水泄不通。最吸引人的是鞭炮摊,“啪”的脆响和“嗖”的蹿天声引来阵阵欢笑。

日头偏西,集市渐静。人们肩扛手提满载而归。腊月集不单是买卖场所,更像一场盛大约定。人们用采买郑重告别旧岁,用肩上的重量确认生活的丰足。那条挤满人的老街,像搏动的脉管,将年的生机输送到千家万户的灶头与心头。

“蜡”梅

印象



张森/摄

抒怀

在偏僻村小任教的岁月

嘉禾县广发镇中心学校 李石兵

2003年秋,尚未成家的我被调至两市交界、陶岭山脚下的新元坊小学任校长。学校距镇六公里,仅有一条坑洼土路相连。这里没有围墙,没有电视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一至四年级共百余名学生,五名教师中有三名是代课教师。孩子们散居在七八个村落,最远的上学要走近一小时山路。

学生眼中对知识的渴求,无声地支撑着我。学校请不起厨工,住宿简陋,夜晚后山油茶林间的坟冢让我不敢开后窗。为度过长夜,我自考汉语言文学,偶尔弹旧吉他、写毛笔字。

每逢周日下午,我便提前返校,生好煤炉,整理厨房。周一清晨,准时站在校门口迎接师生。周五下午,我总是最后离开的人。那段岁月,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清寒,是职业的底色。

至今记得那截用作铃铛的铁轨,和锤子敲出的上课钟声;记得黄泥操场——孩子们雨天唯一的“乐园”,是一座滑成泥坡的小土丘。看着晴天灰、雨天泥的孩子们,我决心改变。第二学期,多方筹集六七千元,硬化了教学楼前空地,修建花坛,给操场铺上石粉。从此,教室少了灰

尘,孩子有了干净的活动天地。

十年弹指。随着集中办学推进,村小生源渐少,许多被撤并或萎缩。家长为陪读到镇上租房,因为即便几百元校车费,对偏远家庭也是重担。2010年,我调至中心完小,现任高年级数学教师兼教务主任。

忙碌之余,我常回想起村小的岁月:那敲铁轨的铃声,那铺上石粉的操场,那些走山路上学的孩子。那段时光,是一份沉淀下的情怀,是一个贴着大地、安静教书的世界。

岁月静好,初心未改。